

《群英会》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名剧之一。此剧历史悠久,人物于史有据,内容于书有依,舞台呈现于戏有源,伴随京剧艺术的兴起、发展历程,源远流长,传唱不息。

早在公元1790年,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等四大徽调班社先后进京,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完成京剧艺术的嬗变历程,各个班社争相编演新戏,三庆班推出代表作《三国志》,共计三十六本,其中的八本《赤壁鏖兵》,就包含《群英会》。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名伶“十三绝”画像,程长庚饰鲁肃,徐小香饰周瑜,卢胜奎饰诸葛亮,均是此戏中的重要人物。卢胜奎还是《三国志》的编剧,只是他的扮相取自年代晚些的《雍凉关》(一说《战北原》或《空城计》)。

## 《群英会》： 名剧伴京剧同行(上)



刘连群

### 名剧与古典文学名著

《赤壁鏖兵》的剧情内容,见于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

戏曲与文学名著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在中国戏曲史上,优秀的戏曲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跻身文学名著的行列;二是在文学名著成书之前,相关的人物和情节已经在戏曲和说唱文学当中流传,戏曲为名著的诞生提供了素材;三是许多戏曲作品改编自文学名著,用戏剧再现了名著中的场景和情节。《赤壁鏖兵》乃至《三国志》等戏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兼具后两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书出于戏,戏又出于书。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也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旧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意指对陈寿编撰的史书加以通俗的演述。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素材来自两方面,一类是史书,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后者在民间久有流传,隋代的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操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唐朝李商隐《骄儿诗》中,可以看到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谈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曾载有《赤壁鏖兵》等多种金院本剧目。现存元杂剧“三国戏”剧本十种,仅存戏曲或剧目的有二十余种,其中有《七星坛诸葛亮借风》等。还有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许多特点与元杂剧相近,有《诸葛亮火烧战船》等多种。徐扶明在《元代杂剧艺术》一书中指出:“众多的元杂剧剧本,对一些明清小说的创作,也提供了初步基础。比如,《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连环计、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博望烧屯、诸葛亮祭风、赤壁鏖兵、单刀会、白帝城托孤、五丈原之类的戏,在元杂剧的三国戏中都已具备了。《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大约元末明初人)又是杂剧作家,写过《风云会》《连环计》《蜚虎子》杂剧。那么,他编写的《三国演义》,曾参考他所熟悉的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这是很自然的。”

名著成书以后,思想内容和情节人物都比以前的民间文学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戏曲在发展中又不断从这些名著取材,由此《三国演义》生发出新的“三国戏”。在

陶君起撰写的《京剧剧目初探》(1963年增订本)中就记载了155种“三国故事戏”。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叙述了百年的历史,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运用生动的细节描绘,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以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如在赤壁之战的描写上,《三国志》记赤壁之战极为简略,而《三国演义》以七到八回的篇幅把战争场面渲染得波澜壮阔,淋漓尽致。胡适《三国演义序》说:“此书中最精彩、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三国的人才都会聚在这一块,‘三分’的局面也定于此一个短时期,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故能把这个时期写得很热闹。”龙虎风云,群英聚会,也引发了戏场的“热闹”与精彩。

### “午夜挑灯修史剧”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带动了历史小说的创作繁荣,同时戏剧、曲艺等艺术形式也以《三国演义》内容为题材,进行了大量创作和改编,“三国戏”更是步入了“戏出于书”的阶段。从书上文字转化为舞台艺术形象,第一步是编撰一剧之本,为此先后有两位也是两代京剧前辈艺术家功不可没。

第一位就是“十三绝”之一、被誉为“活孔明”的老生演员卢胜奎。他原本出生于仕宦之家,曾在北京的衙门中任文书之职,因喜好京剧,初以票友身份演戏,后被程长庚约入三庆班协助编排新戏,班社中人因他能创作舞台的大戏,故而戏称“卢台子”。他熟读史书,精于文学,通晓戏场,在编剧手法上能够突破传奇剧目的陈规旧制,编出的本子容易整场排演,因此得以流传。他编写的《三国志》连台本戏,经他和程长庚、徐小香、钱宝峰、杨月楼、黄润甫、刘赶三等名角演出,轰动一时。剧中,从曹操挥师南下到败走华容一段,包括《舌战群儒》《激周瑜》《临江会》《群英会》《横槊赋诗》《借东风》《火烧战船》《华容道》八本,合称《赤壁鏖兵》。后此剧的本被送进班社中的老生演员周长林。

1878年,卢胜奎56岁,在北京宣武门外桐梓胡同萧家收了一名新生儿为义子,赠名“长华”。当时其恐不会想到,正是此子多年后让他的传世之作长葆风华,成就了一戏融入两代人心血和才智的佳作。

萧长华九岁入塾读书,两年后投师学艺,先学老生,后工文丑,曾搭过当时许多名角的班社。1902年,与名小生王楞仙合演《群英会》,饰蒋干,即“深得赞许,声名日

重”。1904年,应喜连成科班主持人叶春善之聘,出任总教习,“除教五角外,生、旦、净行各戏也都教授”。1907年,准备给头科“喜”字班的学生排演《赤壁鏖兵》,因从周长山先生手里得到的抄本不仅不够完整,而且残缺不全,于是担负起了修复整理的重任。他把整理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归纳为“攒”“择”“补”“改”“删”五个字,包括收集资料、填残补缺、清理头绪、剪裁枝蔓,基本概括了整理传统剧目——尤其是优秀传统剧目的主要内容。

以“攒”字为例,就是遵效卢胜奎先生的做法,以《三国演义》为据,把东一片西一片的日本书拼凑在一起,一场一场地攒起来,然后参看书文,逐字逐句地核对订正,主要是顺复本子的原来面目,校讹正误。由于面对的是手抄本,当望着模糊或缺失的字迹生疑时,只能多方思索,请教,印证,而不能主观臆测,草率从事。

整理工作过程中,还贯穿着一个“透”字。首先是对于历史、演义、戏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透彻的了解。“三国”有正史、演义,“赤壁之战”在《三国志》等史书里有记载,演义的大关节和许多故事与史书相符,然而又不尽相同。舞台上的三国戏,十有八九是遵袭演义而来,《赤壁鏖兵》也不例外,假如一丝不动地搬演历史,戏就必定会没戏。像这样既见于历史、又见于演义的剧目,已经在历史的基础上大大有所丰富,如萧长华先生说的“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有引人入胜之处,有耐人寻味之笔”,而且舞台上的演出,又已脍炙人口,只要不违反历史真实,就不必勉强它还原历史。

再有就是依书作剧,首先是“吃透”书,然后才有“吃透”戏。以孔明和周瑜两个历史人物的关系为例,剧中周瑜一再要杀害孔明,是孙刘阵营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萧长华认为不能仅仅把他归结为胸襟狭隘,不能容人,而是“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周瑜对孔明的嫉妒之心,也是从顾及国家大局而生的,起初未尝不想把孔明顺说过来,只为顺说不成,才心存谋杀之意。为此,他在“激周瑜”一本戏里,增加了周瑜命诸葛亮说孔明的一场戏,为“雄姿英发”的“三国周郎”补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多年后,萧长华老先在《午夜挑灯修史剧》一文中,回顾了当年倾心尽力修订剧本的情境:“做这项工作,白天没有我的时间,不能耽误学生们的功课,就在晚上进行。(当时住在科班)每到夜深人静,学生都已入梦,我一人摆起炕桌,点上油灯,盘腿而坐,面对书文剧本,就一字一句地琢磨推敲起来……每晚,歇笔时间早在三四点钟,迟则通宵达旦……有时实在困倦,坐在那里,不觉握管伏案鼾睡起来,待等醒来,常是晨曦已照窗棂,残蜡流成一堆,墨笔按在纸上留下一记黑印儿。若逢数九,屋中无火,就与孤灯为伴,有时凝神思考,北风夺孔袭入,竟忘寒凉……”

著名剧作家范钧宏就此文撰写“读后散记”,除了对整理、订正的观点方法及成效高度评价之外,还有感而发:“萧老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那种不图名、不图利的精神,那种‘要对得起后人’的横劲儿,却不能不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受到极大的感动、鼓舞和鞭策。”

萧长华先生对《群英会》一剧的贡献,还有向喜(富)连成科班先后几科学生传授行当角色,“说全堂”。1957年拍摄电影《群英会·借东风》,他担任艺术指导,参演的大师、名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自己则先后在舞台和影片中精心塑造了蒋干的经典形象,成为后学的楷模。

今年的春节假期,电影院线恢复生机,喜剧、科幻、童话、文艺各种类型百花齐放。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我又怎能错过这一感受年味的好时机。初一天上午顶着骤降的气温拜完年,下午我就陪同老妈直奔电影院看了《交换人生》,之后几天又看了《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

先说《交换人生》。春节档的确需要一部喜剧电影,注意,让观众开心哈哈大笑就行,不要黑色幽默或者冷笑话。于是雷佳音和张小斐没有任何技巧地在上海弄堂里各种搞怪搞笑,用最直白的方式挑动观众的“笑觉神经”,前年的电影《爱情神话》好不容易建构起的上海现代感和城市性在一声接一声的东北方言里烟消云散。

和其他电影相比,《交换人生》最大的优势在于演员对自己有明确的认知:我的年龄适合演什么角色。导演不为难演员,演员也不为难观众。张有浩和雷佳音用实际表现告诉所有人,27岁还可以凭借少年感演好17岁的少年,但是39岁已经彻底没戏,演技再好也不行。金鸡奖新晋影后张小斐在此片中主要是贡献年龄30+的女性美颜,剩下40+、60+和80+的美颜考核分别由刘敏涛、丁嘉丽、吴彦姝三位“妈妈”来完成。实话实说,单是欣赏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颜值就值得回电影票价了。

再说《满江红》。我是初五看的这部影片,由于是临时起意,好位置和好时段都被抢光了,只有中午12点10分这种冷门时间还有空余座位。当然,事实证明“冷门”只是我一厢情愿,电影开场时仍几乎全场满座。张艺谋在影片中运用了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围绕一封信、一座宅、一个时辰展开情节的反转再反转。演员演技自不必说,张译饰演的何立几个微表情就能把人活立住。雷佳音似乎中了分身魔咒,两部春节档电影都是一人分饰两角,演技依旧在线,只是观众有点儿容易串戏。作为领衔主演的沈腾贡献了整部影片80%的笑点,但略显同质化的表演方式和演出节奏也在狠狠提醒观众,十几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逃出郝建版的“五指山”。

张艺谋对红色一直情有独钟。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直到《满江红》,从场景红、道具红、服装红,一直到电影标题红。如果说前两者是以一抹凄艳的红完成对土地血性和封建权力的悲凉内质的再解读,那么《满江红》的“红”似乎已然没有任何意义。张艺谋对岳飞故事的讲述不再是新历史主义的,而是拉康式的错位指认,是通过设置镜像人物,如张大和孙均、何立和武义淳、真假秦桧等以实现一种对话式的价值辩证,从而对历史进行反思和解构。这一逻辑本没有问题,但影片的叙事有些太直白,人物太脸谱化。在现实铺垫和人物复杂性都欠缺的情况下硬上精神价值,就只能利用民族语言的凝聚力,也就是众人齐诵《满江红》来赚取观众的眼泪了。

最后来谈谈最火爆的《流浪地球2》。有首部的珠玉在前,《流浪地球2》到底是狗尾续貂还是再创辉煌,不仅观众关注,导演郭帆也头疼。顶着科幻爱好者的期待,《流浪地球2》反其道而行,不拍续集拍前传,不用想如何让主角刘培强死而复生,还丰满了影片的世界观和人物行为逻辑。科学家图恒宇关于数字生命的叙事线和联合国中国代表周喆直的政治谈判叙事线的加入弥补了第一部中英雄拯救世界的个人主义的稍许生硬和苍白,从而使整部影片厚实丰满起来。只是三个小时实在太长,个别情节稍显絮絮叨叨。

整部电影看下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拯救人类一定要摧毁月亮?《流浪地球2》的设定是引发月球核爆是量子计算机通过精密的数据统计和科学计算所得出的解决月球危机、拯救地球的最佳方案。最后大家团结起来,没有犹豫。自此后,与月亮有关的一切只存在于前人的文字和影像记录中。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地球得救了,文明得以继续发展。

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别忘了,影片真正感动我们的不是地球得救,而是移山计划中“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执着,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的信任和“五十岁以上的,出列”的奉献。换句话说,是在对共通的人文精神的描摹和体认中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对人类来说,月亮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共情的载体之一。她代表着原始人类对光明的向往,是现代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更承载了古往今来人们关于思念、时间与爱恋的情感,正如苏轼笔下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被毁灭的同时,人也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共情的载体而漂浮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断裂空间中。观众也许才能被震撼进而思考:我们是否应当毫无保留地信任、执行所谓科学计算的结果?在科学主义的浪潮面前,人所具有的非理性、非科学的感情和精神该如何保留和延续下去?当人类为了生存摧毁月球之后,是否有一天也会放弃地球?这种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思辨中传递出的关于人类生命走向的哲思,可能正是《流浪地球2》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还记得彩蛋中图恒宇和Moss的对话吗?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这一论断仅是为了生存摧毁月球的一面,另一面是,文明的意义是否仅在于人?这是影片的结束,但对我们而言,这或许是新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开始。

苹果梨哥儿俩好,惯常说成秋果天然一对儿。但它们各自也是大家族,品类众多,有的在夏天就早熟了,如青苹果。

郑汴地区产一种青苹果成熟最早,它个头儿小,未足月的青皮核桃模样,每年才收过麦子,6月下旬就有上市的,与5月鲜桃同步。开头儿我不知道,以为是风雨季的普通落果呢。进入7月和8月,嘎啦果和大名叫沙果的花红,大河两岸之中原地带出产多,比尝鲜的青苹果口感更佳。有一年学生才放了暑假,7月份我在庐山和婺源旅游,经过景德镇,黄山多见卖莲蓬,且有新鲜菱角。鄱阳湖周围,农村正在搞“双抢”——抢收早稻,抢栽晚稻。而赣皖交界山里人开始卖秋茶大叶茶了,有梨树新在下架,酥白梨略带紫皮。我吃了一惊,是平生见过最早成熟的梨。

中秋节,豫鲁苏皖一带的砀山梨与宁陵酥梨大量上市,这是河南人本土食梨的大宗。好吃不贵,许多年保持良心价,一般不超过2元一斤,贱似红薯。传统红梨——河北邢台圆梨与豫西洛宁纺锤形的小小红沙梨,这两种说是治咳嗽的药梨,农村赶会和城市公园里,小贩卖冰糖梨水就是用它们熬制的,而红梨收获最迟。另外,梨和苹果不一样,苹果多出产于淮河以北地区,南北纬30度到60度之间,大致说吧,从青岛烟台,郑汴地区及豫西灵宝,往西而陕甘青地区,苹果集中生长于此。梨皮酸,不择地而生,东南西北都出产梨,并且口味各具特色。

2022年,因为疫情,第24届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由5月北京变为9月天津,后临时取消,再延迟至2023年到上海举办。第40届洛阳牡丹节,则宣布推迟一年举办,到2023年清明了。还有第40届开封菊花节,10月中旬准备就绪了,线上先办了开幕式,但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一年,我只是8月初唯一获得一次远游的机会,像偷来一样——老同学自驾游到山东青州访古,匆匆打个来回。齐鲁物阜民丰,正值桃李苹果梨西瓜甜瓜大聚会,嘎啦果青苹果,蟠桃——黄蟠桃、红蟠桃,和硕大的肥城桃,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还遇到了多年未见的香蕉梨面梨,当地曰太婆梨的。老街青石板铺路层层石牌坊,夹道槐荫,槐花开得最浓。香蕉梨长柄葫芦状,黄色带着许胭脂红,啊呜咬一口,顿时有返老还童的感觉。土特产还有很多,但我执意要多买点香蕉梨。路边把着巷子口的摊位,8元一斤我嫌贵,老板哈哈大笑讥讽我人小气,男不给女买,我给女的买,这时的香蕉梨,好吃却不好存放,暑热里隔一天就馊伤了。

退休这几年颇有点养尊处优,我正儿八经养成了每天吃水果的习惯,不仅仅是夏天吃西瓜,应季水果各样都爱吃,稀罕点儿的有进口的牛油果和车厘子。可我和我母亲一样不好,吃水果便“吃柿子拣软的捏”,青味香蕉烘柿橘柚,梨和苹果则让给太太吃。当然,花牛苹果和香蕉梨、新疆梨,也是好吃的。现在物流挺乖乎,一年一年物品变动很大。虎年秋天,超市里忽然有一种叫甘肃青梨的新品种,略放一下也变黄,纺锤形状,皮薄肉细腻,梨核周围微酸。开头儿3元多一斤,我常常买,连着吃到冬季,料不到11月的梨和橘柚明显开始涨价。12月它们越发“高高在上”——甘肃青梨5元,果冻橙12元,脐橙8元,年年3元一斤的砂糖橘,这时五六元。砀山梨与传统酥梨,咸鱼翻身,2元涨到4元不止。其他的只要是梨,个个“鲤鱼跳龙门”。12月“新十条”甫一落地,退烧药成了紧俏货。在农村,有些人相信土方单验,纷纷用梨煮水治咳嗽发热。唐代的《食疗本草》记食梨药效:“除客热,止心烦。”捣汁一升,酥一两,蜜一两,地黄汁一升,缓火煎,细细含咽。凡治嗽,皆须待冷,喘息后方食。”又,胸中痞塞,热结者,可多食好生梨即通。张伯礼院士也讲用传统中药防疫,他还亲自示范退烧用蒸梨和煮梨。梨成了金宝蛋了!

反之,去年秋季蔬菜因一度运输不畅,农村蔬菜贱卖,价格十分便宜。萝卜白菜,花椰菜芹菜,上海青菜小白菜,菠菜青蒜,样样都很便宜。作为食味调和的葱姜蒜,今年也风平浪静。水果中的香蕉苹果,价格大致也正常,苹果于是暗暗生气,它嫉妒结伴而生的梨,觉得猛一下攀不上这个笨头笨脑的“伙计”!

### 古籍中的津沽园林(十三)

## 康氏园内 暮鸟啼

章用秀

康园是清中期著名诗人康尧衢家的私人园林。康园也叫南溪、曲水园,后归牛氏,称为牛氏园,后来天津人都叫它康家花园。《天津县志》卷七载:“南溪,在城南隅,牛氏园也,曲通濠水,杨柳掩映,宛有江南村落风景,旧为康氏园。”《津门征述诗》有诗曰:“衰柳扶疏绿未齐,手携拐杖步南溪。江南风景今犹昔,庭院萋萋暮鸟啼。”康尧衢(1742—1803),字道平,号达夫,晚年自号海上樵人。天津人。屡考举人不成,遂弃举业,专事作诗。他好交游饮宴,寻幽赏奇,以致典衣沽酒,过着颇为惬意轻狂的日子。曾与人赌百韵诗,伸纸立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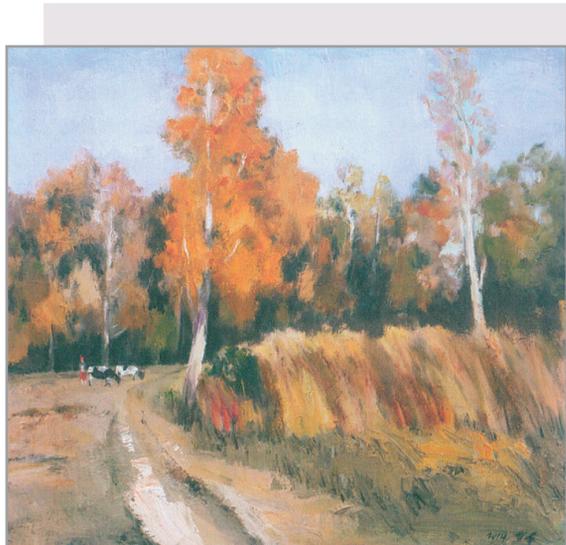
众人惊叹不已。乾隆末期,天津作诗之风趋向衰落,康尧衢起而振之,一时风从,联袂接踵,遂使复兴。

康的曾祖、祖父和叔祖都是地方官员。父亲、叔父也都好读书,生活宽裕,便引水为塘,按苏州园林款式修建了一处颇具荷塘清趣的私家园林,颇有“舍南舍北皆春水,微风微雨入画楼”之意味。彼时,津沽文人墨客多来此观光吟咏。诗人张震云作《康园荷花初放》:“池上风光改,周围已筑墙。禁人开酒肆,许客借河房。水失因淤没,花疏逊叶香。晚来天气散,一派月苍苍。”另一诗家沈起凤《康园水亭即事》云:“一曲镜风吹,耳畔杂鸣蛙。辟径通流水,编篱护野花。嫩荷经雨涨,疏柳趁风斜。倘逐栖迟志,衡门自可家。”

后来,康家败落,康园易姓他人。据康尧衢自己讲,某年园中荷塘忽开并蒂莲,人以为瑞,阖城人士咸来庆贺贺莲。谁知这一吉祥事物竟是厄运之始。其后,康的曾祖、祖父、叔祖先后去世,盐务凋敝,连遭荒旱,康家破产了,只得将花园售归牛氏。康尧衢曾作诗多首,忆念当年景物,其《曲水园诗》更以“望中空伫立,怀旧夕阳前”来倾吐他内心的感伤与怀恋。嘉庆八年,康尧衢无疾而终,年62岁。



沽上丛话



秋天的白桦林(油画) 王雪峰

世上有许多免费且宝贵的东西,也有许多免费而美丽的东西。

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透过玻璃窗正好可以欣赏太阳落山,每天都不一样。比如正在切菜,被洋葱呛红了眼睛,本能地抬起头,看见西天上的五彩霞云,不觉惊呼出来:“哇,好美呀!”赶紧跑到客厅拿手机去拍,却怎么也拍不出眼睛看到的美,这时候就满屋子转,做思想斗争,要不要打开窗户喊一嗓子:“快看看西边的云彩,可美啦!”这样,也许整栋楼以及对面楼里的人都能有机会看到云的美。最终还是忍住,只拉着正在写作业的孩子奔到厨房,让她看。一边看,一边小声嘀咕:“瞧,云都镶着金边儿呢,跟昨天又不一样!”

在路上的时候,碰到红灯,停下来。有的人抽烟,有的人掏出手机,有的人紧盯红灯旁道的倒计时数字,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抬头看天,总能遇上值得一看的云。比如偌大的天空上就那么一团,白净净的,以呆呆的写字楼为参照物,发现云在动,嘿,洒脱的云,它在动!要不要给它起个名字?在不看它的时候,比如一个小时之后,它会到达哪里?变成什么模样?干脆拍下来,照片连同问题准备发到朋友圈。可是刚拍好,绿

灯亮了,只能随众人迅速前行,待再想起这档子事儿时,笑自己太文艺,幸好没让朋友圈里的“朋友”看到那么幼稚的问题。

每天都一样。比如我站在桥上,连续三天,几乎同一时间同一个角度拍摄。高远的天,玻璃幕高楼,一大片湖水,葳蕤的草木……镜头里的它们要么姿态变了,要么神情变了,要么色彩变了。尤其是最上端那块天幕,无云的时候就是灰蒙蒙的,像几个月不洗的头巾。有云的时候真叫人震撼,一片连着一片,一朵压着一朵,摆成阵列让你看,轻盈与柔软中不失浩浩荡荡的阵势,美得极其壮观。

看到云的美

张彦英



看来,有必要坐一坐飞机了,我还没有真切而虔诚地与云平视过。每天不重样儿的云,再怎么静默,离近了,或许也有话对我这个痴迷的人说。